

「活就要忍受痛苦奔向陽光」

詩歌創作中活出自我

胡楊林藝術團：透析者的詩與遠方

當深圳在周日的早晨放緩節奏，一群特殊的人準時相聚，他們的手臂上有針孔，手中有詩篇。這是胡楊林藝術團尋常的周日，也是80多位「透友」（透析人士之間的暱稱）一周中唯一完全屬於自己的時光。

每周日上午九點，深圳市龍崗區一間300平方米的活動室裏，一群人的聚會準時開始。12分鐘的八段錦和太極拳，動作舒緩如呼吸；原創詩歌在晨光中分享，聲音或顫或穩；最後他們手拉手圍成一圈，唱起《和你一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

●胡楊林藝術團成員圍成一圈，唱起《和你一樣》。



透析機
你喝紅酒了嗎
你的紅酒裏面
裝滿了我們的
病痛和折磨
到了深夜
紅酒會帶走
我們身上的
疾病和疼痛
隨着酒精的揮發
它們被空氣吸收了
帶走
——鄧芷儀《桑葚酒》

每一次音樂響起
我跳起舞來
我要跳出我人生的委屈
和生命的疾苦
我用熱情與執着
風雨中書寫我的年華
——王連彩《雨》

一口很少
少得來不及回味你的甘甜
一杯很少
少得來不及品嚐你的香醇
一桶很少
少得無法滿足我的貪念
全部的你也不夠
怎麼可以讓我只有擁有一滴
——馮光亮《控水》

活着，為了每天給父母一個電話
為了讓孩子知道他的媽媽
還好好地
活着，為了感受汗水和淚水
怎樣交織着流下
——石丹彤《活着》

你看，那火勢愈燃愈旺
你聽，眾多火燭的語言
穿過暗沉沉的霧霾
火熱的生命
在我們之間噼噼啪啪地奔跑
——黃育旺/鄧芷儀/林曉輝《火-致我們的團》

胡楊林藝術團創作的部分詩句

離別

泥土與花朵的生死哲學

美食、徒步，看不出母子二人都是尿毒症患者。然而直到去世，她也沒能看見自己詩歌的出版。藝術團成員第一次面對這樣的情況，大家很難接受。楊龍剛勸大家不要去，他代表藝術團送連姐最後一程。自此，只要有成員去世，就沿襲了這個規定。

「世界就是這樣，我跟藝術團成員說，早上你能看到太陽你就高興一天，明天和意外哪個先來根本不知道。」楊龍剛說，「活就要忍受痛苦，奔向陽光。」

61歲的楊龍剛將自己比作泥土：「我和很多為藝術團付出的人就是泥土，讓這些孩子們在泥土裏生根發芽，哪怕他們不能結果。」

作為麻醉醫生，楊龍剛對「痛苦」了

解特別深。「90%的人確診後半年內都有過輕生念頭，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被判了死刑，只是在被病痛慢慢折磨。」

一位1989年出生的透友，與楊龍剛的女兒同歲。有次活動，楊龍剛發現他衣服很髒，活動結束後帶他買了幾身新衣服和鞋子。他說：「團長，你怎麼知道我今天過生日？」一句話讓楊龍剛熱淚盈眶。

「那天是臘月二十七。他的命很苦，11歲父親走了，他到深圳打工供弟弟妹妹上學。他母親照顧了幾天，迫於生計離開了，離開之前說『你沒了讓你的病友給我打個電話』。」楊龍剛說：「他們怎麼可能天天笑起來。我的能力有限，但真的不忍心看到他們這樣子。」



●楊龍剛（左）和藝術團隊長林曉輝。

藝術團固定成員80多人，年齡跨度從20歲到80歲。在這個特殊群體裏，離別是常態。楊龍剛的手機裏，至今保留着一位成員臨終前發來的信息：「團長你救救我，我快不行了。」兩小時後，那位成員永遠離開。

連姐，上週日還在跳舞，三天後人就走了。連姐非常開朗，喜歡跳舞、

蛻變

三位胡楊林成員的重生敘事

幼的孩子成為她肩上的重擔。命運磋磨，2016年她得了尿毒症。鄧芷儀說，她也抱怨過命運的不公，但在藝術團，她收穫了自信，中專畢業的她現在加入了深圳作協。鄧芷儀告訴記者：「沒有死挺好的，未來只想照顧兒子考上大學，給婆婆買一套房子。」

石丹彤2009年確診尿毒症，當時她剛剛生完兒子，還沒有出月子。確診後，她遭到了家庭背叛，被丈夫掃地出門，一開始她將透析視為「生活的終結」，陷入深度自我封閉。在藝術團中，通過詩歌的療愈，她不僅走出了陰霾，還與另一位透析患者相識相知，愛情在病痛中生根發芽。石丹彤

說：「我得尿毒症16年，兒子正好16歲，未來想多活幾天，可以多陪伴兒子幾天。」

21歲的小俊，這個透析一年多的男孩，是藝術團最年輕的成員。高考因為生病沒有參加，南下深圳打工在入職體檢時查出尿毒症，他想過自殺，五天五夜沒有透析，被哥哥送到醫院。在藝術團，他用不到一個月時間背下了《滕王閣序》，拿到獎勵紅包後第一時間請家人吃了一頓烤魚。小俊說：「未來只想多做點力所能及的工作，好好回報家人的付出。」

在胡楊林藝術團，詩歌不是點綴，而是呼吸；聚會不是消遣，而是生存。

回饋

從受助者到志願者的轉變

提供透析費用報銷之外的10%補貼（透析醫保報銷90%）。今年，醫院還聯繫了一家工廠，讓患者做一些小配件——最多的一個月能賺1,400多元人民幣。

「哪怕一天賺20塊，也是自己掙的，抬頭做人的感覺不一樣。」楊龍剛說，正如胡楊林藝術團的宗旨一樣：陽光、快樂、尊嚴。

這群被命運重擊的人，也在悄悄回饋社會。鄧芷儀和石丹彤如今在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法院等單

位擔任志願者，累計服務時長超過兩萬小時。其他團友們也都在深圳發光發熱。不少幫助過他們的深圳人，也被團友們寫進詩中，形成了一種溫暖的雙向流動。

從香港將軍澳運動場上的奮力拚搏，到深圳每周日早晨的詩歌聚會，這段源自香港的尊重與啟發，在深圳長出了一片不屈的「胡楊林」。楊龍剛認為，他們用詩歌證明，即便生命需要依靠透析維繫，精神的世界依然可以遼闊。



●鄧芷儀跟藝術團的朋友一起做飯。

在胡楊林藝術團，每一個生命都在逆境中頑強生長。他們就像北方的胡楊林，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

鄧芷儀是透友中少有的「上班族」，每天要往返東莞與深圳打工，結婚第二年，丈夫便因肝癌去世，婆婆和尙且年



●21歲的小俊是藝術團最年輕的成員。

為了支持藝術團的發展，寶興醫院不僅免費提供了300平米的活動場地，還給參加活動的成員報銷路費、提供午餐，並

這一切溫暖的起源，要追溯到香港的一次特殊運動會。2014年，深圳寶興醫院麻醉科主任楊龍剛，帶着十幾名尿毒症患者來到香港將軍澳參加移植和透析人士運動會，那一次，他們斬獲了12枚獎牌。

起源：從香港運動會到深圳藝術團

「我們以前都是稱呼他們為『透析患者』，但是香港叫『透析人士』。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稱呼，從這裏看到了香港對人權的尊重。」楊龍剛說，除了感受到香港的人文關懷外，他第一次看到了透析人士展現出的活力與能动性。

帶着從香港獲得的啟發，楊龍剛決心成立一個腎友（內地稱「透友」）互助關愛組織。想法很快得到了當地政府和寶興醫院的支持，2016年便得到民政部門的批准。但具體做什麼，楊龍剛思考了很久。

楊龍剛出生在北方，能歌善舞的蒙古族母親，讓他懂得藝術的慰藉力量。最終，他決定成立一個名為「胡楊林」的藝術團，讓藝術升華透析人士的內心。

2016年11月8日，胡楊林藝術團第一次活動。楊龍剛準備了詩人食指的詩歌《相信未來》。「那天正好8個人，我打印了8份。」他清晰記得每一個細節，藝術團成員彼此之間都互稱為「透友」。

目前，藝術團走過快十年了，有1,000多名透友參與過，他們有去其他城市的，有病故的。但每周日的聚會從未間斷，活動內容從詩歌朗誦，擴展到八段錦、太極拳、原創分享和合唱，不變的是那份如生命節律般的約定。

轉折：從「讀別人」到「寫自己」

2020年，楊龍剛帶着藝術團參加龍崗區朗誦協會演出。舞台上，他們哭着讀完《相信未來》，那是一種嘶吼式的吶喊，台下觀眾紅了眼眶。

「這個版本的《相信未來》朗誦，既不契合舞台的美感，也不符合朗誦的標準。」深圳語文老師馬睿詩評價道，「但就是這歇斯底里的吶喊，讓很多人看到了他們，看到了他們身上的文字，以及手臂上的傷痕，那傷痕就像一拳打碎的鏡子。」

馬睿詩建議他們與其讀別人詩歌，不如寫自己的詩歌。從此，她與胡楊林藝術團結下不解之緣，把給學生上作文課的教學設計改一改，教成員們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都寫成詩。第一次詩歌寫作課，團友們基本上每個人都交了「作業」，也正是這些處女作讓馬睿詩讀到了他們筆下的詩意。

在「課堂」上，馬睿詩建議透友寫生活中的日常，寫真實的痛苦與掙扎，寫愛與希望。後來大家寫的詩歌都發在群裏，每首詩都會收到讚美與鼓勵，寫詩的人就越來越多。馬睿詩說：「詩在他們的世界裏是傾訴，也是對自身的關照，同時也讓參與其中的我們得到了關於生命的啟發。」

2022年末，在寶興醫院的幫助下，楊龍剛將成員們的600多首詩歌編輯成小冊子《我們》，這本私下互贈的小冊子，榮獲第六屆紅棉文學獎「優秀詩歌創作獎」。頒獎現場，作家鄧一光深受震撼：「一個病友團隊有27人寫詩歌，這是新大眾文藝的走勢！」他決定做藝術團的文學指導志願者，還牽頭找來攝影師、設計師義務幫忙。

2025年1月，詩集《我的餘生》正式出版。從《我們》到《我的餘生》，定格了胡楊林藝術團每個靈魂對餘生的熱愛與期許。

●詩集《我的餘生》

網上圖片



●藝術團成員在詩集《我的餘生》發布儀式後走出深圳圖書館北館。